

工作社交

张欣

有很多人觉得每个月三五千薪资的工作根本不值得做,认为没有意义。

他们觉得“三和大神”几乎是宁肯饿死,也不工作的状态,可见人性的本质之一就是厌恶工作,至于什么被承认被尊重都是太过牵强的意义,人也可以不用证明给任何人看,默默无闻不是挺好嘛。所以经济富裕的家庭会让孩子当“收租婆”或者“收租公”。

当然,也有人中了乐透大奖也还是上班,做普通的工作,开卡车送货,当服务生侍候人。有人因为拆迁突然得到好几套房,存折十位数,但还是老老实实地打一份工。

这是为什么呢。

工作确实没有那么伟大(当你不认为它重要的时候),也不需要别人认可。在工作中赚大钱也是极少数人的事。

但是人是群居动物,完全零社交是很难做到的。

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有一个人独自在草原上工作,突发奇想点了一个外卖想看看有没有人接单,外卖可能十几块钱,但是跑腿费是五百元,结果就是有一个外卖骑手飞奔而来。点外卖的人是为了吃吗?当然不是,他说他太寂寞了,想找个人说说话。

还有一位大妈,她的家庭成员因为各种原因离去,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身体还不错,不用进老人院,她也是太寂寞了,在大街上竖了块牌子求抱抱,对,就是求陌生人抱一抱她。

类似的例子都说明人是人际关系里的人,是不能脱离人的。所以,工作这个东西就显得特别神奇,大家只看见它用劳动换取工资的一面,只看到一层表象的雇佣关系,其实它还有很重要的一面,就是它会像一部编织机那样让你跟很多人发生了联系。

这一点好理解吧,如果在单位就会有上级同事下属,如果是个体工作者同样要和供应商、发货收货方、客户客服等相关上下游的人产生关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各色人等,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筛选,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风格互补的伙伴或者是仅仅提供情绪价值的倾听者,是什么都无所谓啦,重点是我们慢慢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交网络,我们在与人的交往中学到了新的知识,得到过启发受到过帮助,同时也启发帮助别人,共同度过了美好和艰难时期。

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纽带,人性中有这样一个元素,当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人是非常懒惰的,充分表现出不喜欢社交,同时社交也的确有牵扯人精力的弊端,可是人本来就是矛盾体,既要又想的情境比比皆是。

工作是什么,工作就是不得不。

多少钱的薪资也许对有的人重要,对有的人不重要,但是在其中得到的社交附加值是一样的。想一想大家围坐在一起的时候,金融圈、地产圈、教科文卫圈包括我们这些素人圈,各有各的烦恼和困境,各有各的真知灼见。

有时候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太轻率了,尤其手里有了点钱动不动就敢视工作如粪土,先不要说坚持工作积累下来的专业精神、历练和自信带给人的天然荣耀是快乐的源泉,就是与它密切相关的社交带给我们的需要和被需要感以及情感与友谊的滋养,都是不工作的人完全无法体验到的,那种喜悦那种乐趣,其实都是工作带给我们的。

并且,对于有些人来说,工作的附加值大于工作本身,即工作本身乏善可陈,但是意外地交到了一生的朋友,很神奇对不对?

社交还有一个作用是防止我们变成井底之蛙,人是需要交流的,否则会思想固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哪怕你有很多钱,也要明白人的精神空间之大,需要许多来自他人的养分。



我对小学毕业后升初中之前的那个暑假记忆特别深刻,不是因为那是一个没有作业的悠长假期;也不是因为那年的暑假特别炎热;而是因为在一个暴雨的午后正赶上停电,我在烛光下翻开了我父亲没收学生的一本“闲书”——《三国演义》,记忆中这个大部头的封面被撕得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前面的章节还有缺页,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名著阅读就这样开始了,暴雨前的昏暗被点点烛光驱散,伴着风雨声一个12岁的孩子开始在“先生晦迹卧山林,三顾那逢圣主寻。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汉便为霖。托孤既尽殷勤礼,报国还倾忠义心。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的诗句中慢慢走近三国群雄。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我至今还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炎热的七月午后我居然一点儿都没觉得热……

时过境迁,课外书籍不再被视作洪水猛兽,每年新学期伊始学校还会推荐各种优质书单,课堂教学不仅仅局限于刻板的教与学,老师也会鼓励孩子们通过主动阅读拓展自己的知识范畴,养成主动学习和探索的习

魏晋名士行事多潇洒,故有魏晋风度一说。魏晋风度下滋生出王谢风流,滋生出优游林泉与兰亭雅集,滋生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更滋生出书法上由纪事或纪功等实用意义转向山水文辞的情感承载与传递。这是文人书写心灵之旅的开启。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黄庭坚评苏轼书法时作如是说,这是宋人对“放浪形骸”的新诠释,宋人书家将“放浪形骸”的临界点推至“意忘工拙”。

同样是挟情感而书写,王羲之的优游林下的“放浪形骸”,到了明代王铎的笔下,则急剧直变成了惊涛骇浪。王铎早岁也喜拟《兰亭序》,他能将意临后的书法与王字对影相合,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依傍,他要构筑出的是他王铎的世界!与魏晋王谢风流的优渥不同,王铎他遭遇了乱世的仓皇、故国的飘零、贰臣的屈辱。尤喜晚岁王铎的书法,那是将酣畅的情绪推到了精神的临界点,如椽之笔



春和景明 (中国画) 萧纯元

生存的力量

廖书兰

近闻一位香港女孩,风华正茂的年纪,却选择了终止自己的生命。生命就充满着机会与希望,人生本来就有无数的高峰和低谷,欢笑与泪水交织而成,只要熬过了低谷,仍然可以看到太阳,渐上高峰,如果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是零。回想60年前,香港新界的原住民因祖田无水耕作,被生活所逼,其时他们身处的环境应该比今天差得多得多,但他们依然可以安家落户,繁衍后代。他们靠的是什么?是坚韧的生命力量。那一代的香港新界的原住民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但今天那位自寻短见的女孩,有着一份非常漂亮的简历。自2021年移居英国伦敦,随后面临生活压力,出现了很多问题。我在英国生活也曾遇到过很窘迫的情况。由于冬天实在太冷,房东提供的暖气不够,我买了一个小小的暖炉,要偷偷地使用,白天要藏好,不能让房东发现,睡觉盖的被子太小又太单薄,因为不够暖和而睡不着,但这些苦日子始终会过去的。

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主动找外力,借助外援来帮助自己继续生活。要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一个懂得解决问题的人,可将周遭的人视为贵人化为助力,遇事逢凶化吉,把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创造奇迹,这是生存的力量。



在左右冲突中纠结恣肆,既是淋漓的倾诉,更似在无奈中挣扎!

偶尔闲翻旧书,见有《兰亭论辩》一书,少年初读的思绪重涌心头。首有科学院郭先生据出土晋人石刻文字之实物以证兰亭序用笔之伪,学者以郭为马首者甚众,后则与其意见相左者有三位。形成两大对垒阵营,后者仅

漫说《兰亭序》

唐子农

章行严、高二适、商承祚三先生。

原谅我当年不是一个专心的阅读者,以至于现在也搞不明白二派间到底是哪些语言属唯心史观,哪些属唯物史观。但这本论辩的书法理论书,却有实在的一个好处:图文并茂!当时为了论证《兰亭序》之伪,书中收录许多的碑帖图文,虽然大多是片断与局部,着

看过日剧《古畑任三郎》的人,一定会对他的出场方式留下印象:古畑警部补骑着复古的茶色自行车,不慌不忙地赶到现场。看起来极为日常的一幕,然而古畑的自行车是全世界仅有三十辆的限量款,金色把手其实镀了24K金。

到东京居住,常遇见骑车人,当然不是电视剧里的夸张车型。对此地骑车人的第一印象是:

真能负重啊。年轻妈妈们的车通常是龙头后方和身后各一个兜,

前面还有个篮子,装载孩子和超市购物的成果。而且,她们骑的都是带电池的助力车。周末又有另一种骑车风景:上小学的孩子骑着小自行车跟在骑成人车的父母身后,戴着头盔、护膝,速度一点不比大人慢,显得精神抖擞。

还有一项与国内不同,他们都骑在人行道上。自行车道仅一米宽的一条,刷成蓝色,紧挨着车道。在那条窄道上飞驰的要么是玩骑行的人,要么是外卖员。可能因为我居住的区域不适合跑电摩,街头看见的Uber外卖员几乎清一色是多变速挡的自行车,车上的人背着印有商标的外卖包,打扮新潮,让人怀疑他们是骑行爱好者顺便跑个外卖。

在上海,自从共享单车开始风靡,有好几个朋友迟来地在最近一两年学会了骑自行车。东京的共享单车都是电动助力车,停放点有些少,我还没试过。完全是偶然的,我拥有了一辆自行车,小巧的二十吋,后轮八档变速。拿到车后首先一通忙,做防盗登记(去自行车店登记信息,得到一个黄色标签贴在车上),买环

它拓宽了当年我对碑拓的热情。其间,第一次惊喜地见到了《龔龙颜碑》,虽仅一页仅只有十五字,却入目着心。更有王珣《伯远帖》、王羲之《姨母帖》、李柏《李柏文书》、陆机《平复帖》等等,还有民间书法的许多图片也着实可喜,这在当年书法资料极为稀缺的情况下,尤为难得,也无意间予我以亦碑亦帖的观念。

如今,《兰亭论辩》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段帷幕落下。然而回视论辩诸家,论有魏晋风者,吾唯仰高二适先生一人而已。神往先生“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诗”的歌介,更喜其自况“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的狂气。

先生斋联有云:“读书多节概,养气在吟哦。”晋唐宋元的书法,风规自远,令人悠然神往。明人的书法,激荡昂扬,更引时人共鸣。在如今如此快节奏生活下的我们,倘若挥毫作书能拥有“胸中都有一种性灵,所云神交造化”(高二适语),实为幸事。

形锁,买车灯。只要天色开始昏暗,骑车人就纷纷亮灯,毕竟和行人在一个区域。为了停车,又有一番折腾。公寓的停车区域需要签约和另外付费,费用虽低廉,但按照日本一向的办事效率,写邮件,合同寄来寄去,总之,在好几天后,我终于可以把车停进车棚。这还没完,日本朋友得知我将开始骑车,友情提醒:记得买保险!同时发来一堆链接,说他买的是最便宜的那个。

在东京骑车

默音

我研究了保险条款,最便宜的一种是保对方不保自己,毕竟在日本骑车面临的最大恐惧是:人行道上的老人们。我迅速买了同一种。

实际上路,远没有在上海骑车那么舒适,一方面是人行道有各种砖缝和起伏,另一方面,东京的坡实在太多了!我常被助力车嗖嗖超过去,其间试着到蓝色区域骑了一段,感觉更郁闷。开车的人仿佛把自行车道当作临时停车点,几乎每隔一百米就停着车,只能从机动车道绕过去。关于日本的路边停车,简直可以另写一千多字,在此不表。

当然,骑车有骑车的好。我“远征”到平时只能坐公交车去的东北饺子店买冷冻水饺回家,路上在印度人开的便宜蔬果店停一下,买水果。沿着东京体育馆一带骑车则有种晃荡的快乐,尤其在春天,阳光和人声似还远远地地将人和车包裹,我以不到七公里的缓慢时速超过正在绕体育馆的跑者,感觉到春风拂面,直到下一个红灯。

重游杭州

王军胜

湖光山色盛樱开,鸥鹭临风自往来。旧梦重温欢聚乐,同窗互话别时哀。东坡遇雨吟西子,和靖人生守鹤梅。吾辈不同何所似,雷锋塔上久徘徊。

张翰是西晋时的文学家,汉代留侯张良的后人。他在洛阳做官时,想起了江苏的鲈鱼莼菜而辞官回家。白居易在《偶吟》里更说“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由此鲈鱼莼菜,表面上是思乡,实则是文人与政治的矛盾与暧昧。张翰的莼菜,就是周敦颐的爱莲、陶渊明的菊花。文人的最高理想是当文坛教主,执天下文章之魁首。所谓莼鲈之思,怕是以后没得混或时局有变,赶紧撒丫子颠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鲈鱼不表,单说莼菜。杭州人吃西湖莼菜,苏州人吃太湖莼菜,恩施人吃利川莼菜。利川的莼菜可以做凉拌,撒满了红绿辣椒和蒜瓣,唯一的麻烦是不好夹。

早先吃莼菜,是把杭州的瓶装莼菜背回家。在鸡炖得半熟时,拧开瓶盖,把莼菜倒进铁锅里,一起熬成汤。那菜似大片的茶叶,却又无比鲜嫩,只是鸡汤盛出时漂满了油花,显得油腻。此时翻来一本汪曾祺的散文,读到篇落笔于1992年的《故乡的野菜》,追忆了他1948年4月在杭州楼外楼喝莼菜汤,那汤与文章中都浸润了白居易和苏东坡的味道。读完汪曾祺,再喝口莼菜汤,遂顿悟道:一个人能记得四十四年前某个月份喝的莼菜汤,他记得是莼菜,是汤,是那时的西湖美配洋片,还有他的青春。

在湖北利川,见到了养殖莼菜的池塘。那池塘表面开满了浮萍一样的绿色小圆片,似浮萍但比浮萍大几号,在夏天还会开暗红色的小花。而在叶片下,隐藏着那些尚未展开的叶芽。原来莼菜吃的是尚未展开,细长瘦嫩的叶片,展开后就老了。叶片之间还带着半凝固的胶质浓液,仿佛是舍不得花开的琼浆。水质越好,则胶质越厚实。采摘时要小心,清洗时要温柔,储藏前要用沸水焯一下,莼菜变成茶叶色,这样用水泡了,水中加上点盐,便可放入瓶中保存。入口的滑嫩,则是本真的好味道。

犹有鲈鱼莼菜兴

侯磊

“阅”然纸上

叶子

可以理解周瑜“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现在被书籍“喂大”的孩子和当年通过电视去认识世界的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拥有更广阔的视角和更丰富的想象。

去年暑假的新疆行因为疫情取消了,今年6月原班人马继续组队出行正好成就了一群孩子的小学毕业旅行,也算了却了2022年许下的心愿。虽然距离毕业还有两个多月,可是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每每聊起都是满满的憧憬。世间很多事凑到一起就是机缘巧合,3月我们在上海图书馆参加了宇文欢

老师《丝绸之路密码》的新书发布会,当时就觉得太巧了。这部关于大唐西域神秘与魔幻的小说,与我们此次毕业旅行的行程高度重合,大头跟着《丝绸之路密码》提前踏上了浓烈严酷的丝绸之路,他好像跟着书中的主人公李天水和商队一起由秘径绕出凶险的沙碛,夜航神秘沙湖罗布淖尔,在阴森的千年尖柱林中历险。有时候看他看得入迷的模样,我觉得真是应了那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二维的画面变成三维立体的真实呈现于眼前的时候,那种触手可及的幸福感真是令人向往。人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啊,唯有践行才能把头脑里的知识都化作脚下的路,而这样迈出的每一步都踏实,这样的人生才不会有白走的路。“阅”然纸上,悦然于心。

十日谈

书与人
责编:郭影

沈雙元上个月过世,我与沈先生曾有过从,今追忆叙述,也算是对过去读书界的悼念。